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十二回 詩社共吟題裡句 枕函如對鏡中人

七言律句詩曰：閨中韻友喜來臨，刻燭分題助快吟。已愛師生勤款接，更憐僕婢亦知音。

聽來戲謔供歡笑，問到工夫識淺深。誰道主人存別意，好從枕畔話同心。

卻說瑤華問著揚清，趙三姑因何而笑，揚清道：「郡主不要睬他。」瑤華遂也不問。細看楊貞山，年紀約莫三十五六，生得面如鵝卵，兩道修眉，十分清秀，兩頰腮有幾點微麻，略嫌口闊齒露，穿著一身縞素。又看趙三姑是個瓜子臉，眉目俊秀，鼻樑稍陷，櫻桃小口，頤頷甚闊，未語先笑，卻甚有豐致，衣飾亦甚鮮明。再看李揚清是圓面廣額，眉還纖細，眼睛微帶著瞇，鼻口還端正，一雙好手，衣飾不如趙三姑，卻有舊家氣象。這三人也把瑤華細看。

瑤華又令使女們送茶送果，又問了各人的官閥，他三個一一回答了。瑤華問楊貞山道：「楊姐姐的服色是何人的？」貞山道：「小妹已是未亡人，故屏除豔服。」瑤華道：「青年遭此，亦甚可傷。」貞山道：「薄命人應當如此。」趙三姑道：「我們楊家姐姐是個大能人，可惜隻身了。」瑤華又問：「李姐額頰際像是新開的？」趙三姑代言道：「結縭才彌月，乘其歸寧之便，就拉了他來。」楊貞山道：「趙小姐真個不情。」大家又笑了一回。

只見蕉葉手中拿了一大些帖，三四個本頭來，稟道：「令史傳知，四個義學教授都訪請了，這是他們的手本，那是各人送的詩文稿本。」瑤華道：「說我知道就是了。把這些東西送去師父看。」蕉葉遂送往裡間去了。

三姑道：「請問師父是那一位？」瑤華道：「就是小妹學業的師父。」這三個道：「莫非是女師父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正是。」三姑道：「我們不知，連禮都沒有備得。」隨喚僕婦道：「你去對家丁說，王府裡還有一位師父，著他們先代備我們三個人的帖子，並老爺們的腳色手本，速速送來，好去拜見。」遂各各立起身來，執事人連桌抬下，款待下人。瑤華讓他們在西間裡坐了閒話。不多時，僕婦送到帖子，三姑就對瑤華道：「相懇郡主差一位尊使，引這老嫗去師父那邊投帖，小妹們還求郡主引進。」瑤華道了不當，遂叫桃紅引了進去。一會兒出來道：「師父說：「不敢當各位小姐的駕，且請到園內少坐，隨後便來拜見。」這三個道：「理該小妹們先去叩拜才是。」瑤華道：「敝業師本不敢當，他既說到花園相會，就依他便了，且請到園中閒步。」遂吩咐這四個小廝先去知會。瑤華同了這四婢陪進園來，各處走了一走，就在仁知軒坐下，就有副史的女人獻茶。大家問些所學，三姑道：「郡主學習詩文，難道就沒有幾個伴讀的麼？」瑤華指著這八個子女道：「這都是小妹的伴讀。」貞山道：「他們的功夫自然也好的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八個子女，與小妹差不多的年紀，很大的也不過一歲，自四五歲上一齊學業長大，小妹所學的，他們都會。」三人吃驚道：「這工夫就深了，不是王爺府上，誰家能夠培植？」三姑們走到這八個子女跟前，就要行禮，瑤華再三辭讓，才各就位。貞山說道：「少間做詩，這八位哥兒、姐兒少不得也要請教。」瑤華道：「小妹在家中亂道，原有他們的分兒。今日尊客在前，如何敢放肆。」三姑道：「郡主休如此說，小妹們到王爺這裡，就同哥兒、姐兒們一般，何也稱客。況詩乃韻事，既能詩，豈有不請教之理？」

忽見周青黛來說：「師父來了。」貞山忙叫下人鋪設氈毯，三人整衣齊立，道：「是這位師父，必定是六七十歲的老婆子。」遠遠望見遊廊中來的一位，不過是三十來歲的佳人，眾人還道不是，又望後邊來的。瑤華知覺，遂對這三個說道：「這來的就是敝業師。」這三個說道：「嚇！還是這樣後生麼？」說著，已見到了。各人迎上來，請無礙子上坐，意欲參拜，無礙子連忙推遜，大家平拜了，撤去氈毯，分賓主坐下。這三個那裡肯坐，瑤華上前道：「三位姐姐究竟是客，敝業師住在這裡，自無僭坐的道理。」再四說了，才各坐下。

三個人仔細把無礙子一看，覺得另是一樣，各人肚裡自付：怪不道瑤華學力富厚，原來得了這個名師，自然與眾不同了。無礙子問瑤華各位的姓氏，瑤華一一宣明。無礙子道：「難得三位到來，王爺因小徒未有廣見，故有徵詩之舉，其實所學甚淺。」三個人道：「師父過謙了。女學生們都是來求師父和郡主教導的。」各人謙抑了一回，就擺上膳來。

無礙子朝外坐了，三個坐了客位，瑤華仍在主位陪奉，說道：「這是便飯，下晚再盡薄意。」三個人道：「打攪不當。」遂即膳畢，各各起身閒行。無礙子道：「這四位新請來的教授，看他們的詩文都還可以，我已吩咐令史請去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看了定然不差。」遂邀了三個詩客，到寢宮及各局裡閒耍去了。無礙子獨自吩咐兩家副史，取三位行李鋪設，在早船內住下。又令將上書房應用書本搬過仁知軒來，自己代他們做好題目鬮子，一一鋪設停妥，然後回到寢宮，知他們已往各局去了。只見小桌上有子女們開來的姓，就替他們題起名號來。看那單上：

蕉葉姓陸，取名守瑜，號蕉窗。桃紅姓畢，取名守珍。號桃園。荷香姓祁，取名守璞，號荷沼。柳枝姓阮，取名守璉，號柳亭。梅影姓顧，取名斯媚，號梅林。素蘭姓繆，取名斯婉，號蘭谷。梨雲姓孟，取名斯嬌，號梨苑。鬱李姓甄，取名斯好，號鬱芬。

題畢將瑤華也題了「璇宮」兩字做了別號，一併悄悄令張其德交令史鐫刻各人的圖章，今晨下午必定要的。早見瑤華同三位詩客都來了，無礙子忙讓了坐，送了茶，趙三姑道：「如此日長無事，我們何不請師父出幾個題目去做詩罷。」大家都說很好。無礙子道：「出題兩字卻不敢當，方才無事，照著一本書上，謄了幾十個題目在仁知軒，伺候小姐們消遣。」眾人都起謝道：「倒教師父費心，既有題目，我們就到那邊去罷。」

瑤華遂邀他們從廂房門內走出，重到仁知軒來，已見色色齊備，有一個雕漆盤內，堆著一盤的紙卷兒。貞山道：「大約這就是題目了，請各位拈一拈就定，不准更改。」三姑道：「姐姐就請先拈。」貞山拈了一個，三姑也拈了一個，揚清也拈了一個，瑤華自己也拈了，三姑去拉八個子女，各拈了一個。瑤華令荷香拿幅紙來，將各人的題目謄上，空著寫詩的地方。不一會，荷香謄好送來。貞山拈的是《訪友》，三姑拈的是《邀侶》，揚清拈的是《個儂》瑤華拈的是《小遊仙》，素蘭拈的是《捧硯》，梅影拈的是《簪花》，梨雲拈的是《烹茗》，鬱李拈的是《拂箋》，蕉葉拈的是《沽酒》，桃紅拈的是《釣魚》，荷香拈的是《灌園》，柳枝拈的是《擗草》。遂將題目單子黏於壁上，各人正要構思，瑤華道：「我們今日做個什麼體格好？」貞山道：「不拘體格，隨各人的意思。」趙三姑道：「若不拘體格，寫來不好看，我們總有幾天打攪，不如分目，分體的做罷。」李揚清道：「狠使得。今日先做七截句如何？」大家都說好。已見貞山握筆打稿了，又向眾人道：「眾位不要笑，先獻醜了。」眾人都來看著，寫的是：

剩此枯心任折磨，不嫌辛苦費吟哦。慙慙為訪天潢女，寫出詩篇請正訛。

瑤華等看了，各各贊其敏捷妥當。瑤華亦即提筆作稿，眾人看是：

昨宵曾記到瑤池，西母言道我癡。一段回文猶未了，兩三姊妹又催詩。

眾人一齊贊道：「好心思！正湊著題目。」趙三姑也要起稿了，遂伸紙握筆寫道：

渴憶容光日九回，等閒邀得故人來。情懷一種惺惺惜，不到仙源誓不回。

眾人亦都贊道：「打得題目住，真好格律。」李揚清道：「你們各位的題目都稱心，怎麼我就拈著了這個題目，只得也要呈丑。」遂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籍籍仙名響大鏞，此行豈敢效疏慵。蟾宮得識嫦娥面，不怨吳儂謝個儂。

眾人各各大贊，惟三姑笑道：「好得狠！避去那個個儂來講這個個儂。」李揚清指三姑道：「偏要你說得。」這樣大家又笑起来。只見這八個子女的稿也送來了，大家展開朗誦，題目是《捧硯》：

捧硯曾經說太真，清平雅調至今新。今朝學士皆班豔，婢子何妨一效顰。

各人都說意思用得新。又看一個題目是《簪花》：

群仙雅會鬥詞華，詩思清新手八叉。試問將何為潤筆，翠環簪上一枝花。

各加贊賞道：「可稱清新兩字。」又看一個的題目是《烹茗》：

病渴相如皆不弁，翻經陸羽亦非冠。只須一滴詩腸潤，佳句堪驚星斗寒。

各人都笑道：「太過獎了。」又看一個的題目是《拂箋》：

薛濤雅制意何居，端為裁詩女校書。請看眼前誰個棄，拂箋人語不曾虛。

各人又贊道：「匪夷所思，愈做愈巧了。」又一個的題目是《沽酒》：

早知鸞駕下雲衢，已向麻姑借一壺。可潤詩腸飛玉屑，村醪塵污不須沽。

各人贊道：「意狠新奇。」又看一個題目是《釣魚》：

濠梁雅興自優游，釣得鮮鱗有數頭。勿吝珠璣隨唾咳，平原十日可板留。

各人道：「這個題目本無做處。」瑤華道：「釣魚的題目也很鬆，這首是立不出意思的原故。」貞山道：「題目原不緊，但出

諸他們的意思，也要暗合道妙，這也算挖出心思做的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再看下去。」又一個的題目是《灌園》，趙三姑道：「這個題目，要想出暗合道妙的意思來更難。」李揚清道：「且看他怎麼個做？」貞山念道：

老圃經營歲月深，慙慙灌溉勝甘霖。

三姑把手勾住了，道：「等我來想想，怎麼轉下去。」貞山呆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卻不好做。」三姑道：「若把我做，拿張季鷹的菜花詩意充入，也就可以了。」李揚清道：「這個要合他們的口氣，才為得體，張季鷹的菜花詩，那合得上？」瑤華道：「不要爭論，且看他怎麼做法。」三姑放開手，眾人看是：

野情亦可充詩料，請賦來春一片金。

三姑大笑道：「如何，除了這個意思，那裡去想？」眾人道：「實在虧他想得到。」還有一首是什麼題目，大家看是《搗草》：

端為延賓辟草萊，草根不盡禱還該。要將一片慙慙意，傳得詩篇爛漫裁。

眾人道：「這首詩做得更好，實難為他做。」瑤華叫發與荷香騰寫清了，請師父看定，若師父嫌煩，請發那個教授去。貞山道：「郡主可吩咐他，不要落各人的名字。」瑤華又吩咐了。

只見那太監們來排酒筵，各人又到魚池邊走了一回，瑤華打發張其德去請師父。隔一回，其德來回道：「師交說：請郡主陪罷。師父不出来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怎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他是這樣性情，只依他便了。」瑤華逐位送了酒，遂邀各人坐下飲酒。中間大家說些閒話，偏是不用酒的多，所以頃刻就吃完。

趙三姑問道：「聞得郡主又好武藝，是真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好是不見得，卻也自小習練的。」楊貞山道：「是必另一位師父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就這一位。」大家咋舌驚道：「這位師父竟是個文武全材，真真可敬！」李揚清道：「聞說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，居常也習練習練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今日是幾？」那三個人道：「今日是六月初五。」瑤華道：「初八是演武的日。」三個道：「隔幾天一演？」瑤華道：「隔五天。」三個道：「演些什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演得很多，如馬步箭、拔箭、縱跳、器械之類，准准要演一天才完。」三個人又歡喜起來，道：「初八日還要請教武藝，快活，快活。」

忽見白於玉來請各位上浴堂，遂各往寢宮來屏澡，然後送到客房安息。瑤華方退回房中歇宿，梅影隨後也回房了。瑤華道：「王爺做什麼，代我發些徵詩啟，引得這些客來鬧我。」梅影道：「這也是王爺替郡主做名兒，恐怕還不止這幾個哩。」瑤華道：「若再多了我真個鬧不開。」梅影道：「這也是沒奈何的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倒想個法兒。」梅影道：「這有什麼法兒？」瑤華道：「人家都說我兩個一模一樣，明日你穿戴我的衣飾，代我去應酬一天，也好讓我歇歇。」梅影道：「模樣兒雖像，名份排著，誰敢混充。」瑤華道：「你自己混充原使不得，這是我的意思，怕什麼？」梅影道：「今日還是第一天，等到勞得狠的時候，再代也未遲。」

瑤華睡下，遂叫梅影道：「你帶了枕頭過來，我們兩個仍舊一塊兒，在一個坑上睡不好？」梅影道：「我怕郡主害熱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幾天也叫不得很熱。」梅影聽了，遂攜了枕頭，到這邊來，一頭睡下，又道：「怎麼昨晚說了一回話，就睡著了？」瑤華道：「倦了就睡著了，這才好。我心上想，他們大家看我們兩個，只分別得衣服，你如今的衣服都改做同我一樣，我以後連大衣服都替你預備一套，等到要緊要慢的時候，你就代我去登答。」梅影道：「好是好，也要看什麼事，實在免不得才好這樣辦法。倘將來郡主招了郡馬，這個就代不來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同你說的是正經話，你到來頑我。」梅影笑道：「我說的也是正經話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將來難道不招郡馬了麼？我到那時，把你帶了去，我兩個仍在一塊，可好麼？」梅影道：「這更是郡主的恩典了。」瑤華道：「那麼今晚就說妥了。」梅影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妥的。」兩個又說了些笑話才睡。

第二日，無礙子清早就來催起身，只得又到園裡應酬。膳後，外邊又報周皇親家的二小姐過來會文。瑤華遂到上書房隱門邊接著相會，兩個敘起來，卻是同輩，即時動問大名，那周小姐說：「學名文鸞，表字仙翰，今年十六歲。」瑤華道：「你還長我兩歲。」又道：「你有字了麼？」文鸞道：「是舊年臘月結縭的。」又道：「郡主想已有郡馬了？」瑤華搖搖頭，道：「你今日來入會很好，我這裡已有三位先來了，請到那邊園裡坐罷。」

遂令使女們先去知會，然後一同到仁知軒來拜見，不消說是情投意合。隨又領去拜了無礙子，敘了一回，仍到園中，文鸞便問：「昨日做的什麼詩題？」瑤華指著壁上道：「就是這個。」文鸞抬頭見東壁貼著一張描金詩箋，近前看是：藝圃仁知軒分題會稿：

訪友 貞山女史楊靜姝

剩此枯心任折磨，不嫌辛苦費吟哦。慙慙為訪天潢女，寫出詩篇請正訛。

邀侶 如也閨秀趙■衍

渴憶容光日九回，等閒邀得故人來。情懷一種惺惺惜，不到仙源誓不回。

個儂 揚清女名李素濤

籍籍仙名響大鏞，此行豈敢效疏慵。蟾宮得識嫦娥面，不怨吳儂謝個儂。

小遊仙 璇宮閨秀朱瑤華

昨宵曾記到瑤池，西母■言道我癡。一段回文猶未了，兩三姊妹又催詩。

捧硯 蘭谷侍女繆斯婉

捧硯曾經說太真，清平雅調至今新。今朝學士皆班豔，婢子何妨一效顰。

簪花 梅林侍女顧斯媚

群仙雅會鬥詞華，詩思清新手八叉。試問將何為潤筆，翠環簪上一枝花。

烹茗 梨苑侍女孟斯嬌

病渴相如皆不弁，翻經陸羽亦非冠。只須一滴詩腸潤，佳句堪驚星斗寒。

拂箋 鬱芬侍女甄斯好

薛濤雅制意何居，都為裁詩女校書。請看眼前誰個棄，拂箋人語不曾虛。

沽酒 蕉窗童子陸守瑜

早知鸞駕下雲衢，已向麻姑借一壺。可潤詩腸飛玉屑，村醪塵污不須沽。

釣魚 桃圃童子畢守珍

濠梁雅興自優游，釣得鮮鱗有數頭。勿吝珠璣隨唾咳，平原十日可扳留。

灌圃 荷沼童子祁守璞

老圃經營歲月深，慇懃灌溉勝甘霖。野情亦可充詩料，請賦來春一片金。

耨草 柳亭童子阮守璉

端為延賓辟草萊，草根不盡耨還該。要將一片慇懃意，博得詩篇爛熳栽。

文鸞看完，又見各有圖章，字畫端楷，款式整齊，不覺贊不絕口的道：

「無一件不精妙。」問這八位是那個？瑤華指道：「就是這四個小廝，四個女婢。」文鸞驚道：「就是他們麼？阿啣！了不得。」連忙走下來，對著素蘭們道：「原來都是詩翁，失敬，失敬。」貞山道：「請周姐姐評評如何？」周文鸞道：「小妹自家的還看不清，各位姐姐同郡主都是大學問，真個游夏不能贊一詞。」趙三姑道：「這張詩箋是落稿後謄的，還謄一張送教授去看，不知看了來沒有？」瑤華道：「我聽見令史們傳來的話，說這四個教授，還在那裡你謙我讓的推遜，不曉得幾時才定哩？」揚清道：「省得他們推遜，今日周姐姐又來，我們大家努力，再趕三日的會稿去，使他們各看一張，就沒得謙讓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李家姐姐說得不錯。」回頭見素蘭在後，遂令送題目鬮子。貞山道：「且慢，今日先擬定體格，然後再拈。」周文鸞道：「七截體昨日已做過了，今日該做七律了。」趙三姑道：「七律詩必要限韻倒好做，不然漫天曠野，那裡去著跡？」文鸞道：「也好，那個限那個的？」瑤華道：「拈了題目，各人隨手翻一本書，第一行第一字就是仄聲，不算再看第二字。」眾人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